

姚策養母訴生母案，法庭外的對壘

法院外，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同樣的火藥味十足。許敏的支持者和杜新枝的支持者壁壘分明，他們以停在法院門口的救護車為界，雙方偶爾“越界”到對方陣營裏罵幾句、吐幾口唾沫，再迅速撤回來。

9月18日，河南開封，城鄉一體化示範區人民法院內，姚策養母許敏訴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和姚策生母杜新枝的案件庭審持續了13個小時。

2020年初，江西九江青年姚策被查出患有肝癌，母親許敏欲割肝救子，却發現二人並無血緣關係。因當年負責生產的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工作失誤，造成許敏和杜新枝抱錯孩子，當事人走上法律訴訟道路。2021年3月，姚策去世，兩家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對簿公堂。

庭審現場，雙方圍繞杜新枝當年入院後是否故意隱瞞乙肝病情、是否能夠排除有人偷換等問題進行辯論。姚策的妻子熊磊中途離場，她對記者表示，“一直在圍繞姚策來講，一直在揭我的傷疤。”杜新枝說，“現場火藥味十足。”

法院外，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同樣的火藥味十足。許敏的支持者和杜新枝的支持者壁壘分明，他們以停在法院門口的救護車為界，雙方偶爾“越界”到對方陣營裏罵幾句、吐幾口唾沫，再迅速撤回來。18日晚10點，持續了13個小時的庭審結束，法院宣布將擇日宣判。法庭外圍觀的雙方支持者和主播們這才逐漸散去。

雙方支持者都認為在堅持“正義”

“你是？”9月18日的法院外，這是聚集者們尋找“同類”的暗語。問出口後，期待着得到一個新“戰友”。

一位支持許敏的網友告訴記者，一旦對方有些猶疑或者不回答，“絕對就是支持杜新枝的人，祇是他們不敢當面承認。”

現場許敏陣營裏，有人戴着寫有“許敏加油”字樣的紅色口罩，有人忙着分發早餐、雨衣，有人舉着手機在直播，每每說到杜新枝的“疑點”言辭激烈地指責時，總會引起周圍人的點頭附和，掌聲連連，吸引了更多人圍觀，甚至自己也成為了別人視頻裏的“主角”。

王瓊不會直播，祇是安安靜靜地打着傘站在雨中，說要一直等到

庭審結束。“我覺得許媽太善良，太可憐了，希望法院能查明真相，給許媽一個公正，希望許媽這次能勝訴。”

她認為，杜新枝乙肝病例丢失是很大的疑點，“一定是人為的，甚至有偷換的可能。”王瓊堅信自己的判斷，覺得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如果這次不能給出公正的判決，以後在醫院生產的人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

王瓊看到，帶了一整箱早餐來給大家分發的是一位祇有一條腿的殘疾人，王瓊更加堅定了。

來自鄭州的楊春看上去有60多歲了，她和幾個鄰居一起開車從鄭州趕到開封，還帶上了自己一歲多的小孫女。18日當天，開封一直在下雨，冷風夾雜着雨水，並沒有讓她們退縮。“我們來就是想支持正義的。這件事，咱們河南的杜新枝肯定不對。”

9月18日的庭審焦點之一便是杜新枝當年入院後是否故意隱瞞乙肝病史。許敏方認為，杜新枝存在故意隱瞞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杜新枝入院病例缺失。

杜新枝方則稱，當年入院時做過相關檢查，病例上記載了她申請乙肝大小三陽的化驗，但是在調取病例的時候，大小三陽的檢驗報告沒有被找到。杜新枝方認為，病例缺失最大責任應該歸因於醫院管理，是醫院的過錯導致化驗單丟失，而非她故意隱瞞。

法院尚未宣判，雙方支持者却都認為自己站在了“正義”的一方。

李瑩和張晶曾經都認為，姚、郭兩家相認就是完美的結局。隨着兩家的分歧越來越大，她們也“依從自己內心的判斷”開始站隊。

張晶相信杜新枝的人品，“這麼個善良質樸的人不會做出偷換孩子這種事。”她說，自己通過網上的信息得知，“(姚策病重的時候)已經通知許敏姚策在北京的醫院，她還買去杭州的車票。”她覺得微博很多網友說得對，“許敏在作秀。”

“杜媽真的很不容易。”李瑩說，自己最氣憤最不能理解的是，姚策病重許敏却没有去醫院見他最後一面。“（許敏）作為母親太不應該了。28年的感情，策策多想見她一面呀。”

“我覺得，看到正義的東西我們就要去支持，不應該坐以待斃。

善良的人現在都被欺負，以後大家誰還敢發聲。”張晶說。

“結果不重要，我來支持過就行了”

王瓊早晨7點半到法院門口時，看到附近已經有不少人了，最早的可能6點多就到了。

她為了親臨現場支持許敏，提前一周就買好了車票、預訂了酒店，特意從北京趕到開封。王瓊說，自己今年60歲，也是一名肝癌患者，“身體不好，但還是想來。”

在王瓊之前的計劃中，她想要和丈夫一起來，但她丈夫在開庭前幾天突然偏癱，“半身不遂了，恢復的可能性比較小，在醫院也是打點滴，我就把他接出院，請了個保姆在家照看，自己來參加庭審。”

李瑩和張晶也都是從外地特意趕到開封的。張晶原本沒打算來，“杜媽一直說不讓網友們過來，我就沒來。”她在直播間關注庭審情況時，刷到了一條消息，“我看到有人說現場沒人支持杜媽，還有支持杜媽的人被打了。”張晶氣不過，臨時請假買了最快一班的高鐵票，從鄭州趕了過來。

這些網友在現實中其實從未和許敏及杜新枝接觸過。

王瓊是在今年3月才開始關注“錯換人生28年”事件的。李瑩比她早點，從兩家人相認就一直在關注，“我看到兩家人大團圓照片的時候真心為他們開心，我一直希望兩家人能和和睦睦。”

張晶的關注是源于被罵。在今年3月之前，她祇知道“母親想割肝救子挺好的。”後來刷到這個新聞時，隨手評論了一句，“我就發了一句話，許敏的粉絲就來瘋狂攻擊我，我把評論刪掉以後，就開始關注這個事情。”

現在已經想不起來究竟評論了什麼的張晶，回憶起自己的“站隊”過程時說，直到5月，她都沒有輕易站隊，“姚策去世後，許敏說杜新枝不讓她見姚策最後一面，我通過網上信息判斷杜新枝不可能會說謊。”

張晶徹底變成了杜媽粉，除了上班，剩下的時間全部用來為杜新枝發聲，中午吃飯時也在刷信息。“剛開始網上全是許敏粉絲的直播間。”張晶就關注每一個支持杜新枝的人，聽說刷禮物可以提升流量獲得更多關注，她也會在支持杜新

枝的大主播直播時刷一些禮物。

李瑩的支持方式很簡單，在法院外，她沒有直播也沒有和對方支持者爭吵，祇是自己安靜地等候，“希望杜媽看到是有人支持陪伴她的，希望我可以用這種方式給她力量。”

楊春的小孫女在冷雨中吵吵鬧鬧，後來楊春把她帶到了一家售樓處的大廳，接了一杯熱水，又從隨身帶的包中拿出一袋零食給孫女，讓她簡單吃兩口。楊春不打算等到庭審結束了，“結果不重要，我來支持過就行了。”

“直播不站隊沒流量”

許敏的支持者和杜新枝的支持者壁壘分明，他們以停在法院門口的救護車為界，雙方偶爾“越界”到對方陣營裏罵幾句、吐幾口唾沫，再迅速撤回來。

網友“彬彬有理”是支持杜新枝的“大粉”，她也參加了18日的庭審。法院門口，一群支持許敏的網友圍着她，跟在她身後直播拍照，叫她“藍毛”——當天，“彬彬有理”的頭髮是藍色的。

許敏的一些支持者正在直播，現場說一些指責杜新枝的話獲得了周圍人的應和，並引來陣陣掌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女主播“西西”告訴新京報記者，直播時說一些能挑起爭論的話流量會更多，也會有更多人來直播間刷禮物。“做這種直播或者短視頻就得要站隊，不表明態度沒流量。”她發了一條法院門口的視頻，配上文案：“這是又來找撕了。”一

個小時得到了1.4萬多點贊，漲了1.9萬粉絲。

庭審開始前後是一個流量高峰期，之後仿佛有一個冷靜期，主播們不再高聲呼喊、激烈地發表言論。“這時候就別直播了，沒什麼熱點還容易被封號。”西西有經驗，停了直播趕緊提現，從賬戶裏提了32元錢。“5月份許敏訴淮河醫院案一審時，很多主播賬號都被封了，有人裏面有兩三千塊錢沒提出，直接就沒了。”

西西自稱是做社會熱點事件的短視頻賬號，之前做“錯換人生28年”案，一個視頻就漲了7000多粉，一場直播最多能得上千元打賞。

18日晚6點半，有網友在直播間稱庭審結束了。“南方”扔下手中的羊肉串就往法院門口跑。

“直播間的朋友們，還差十幾單，大家都給我刷起來。”庭審並未結束，南方就先在直播間帶帶貨。“直播間5000多人，十幾單還刷不起來嗎？我在這裏風裏雨裏直播，大家給點力呀！”

有主播尋聲找過來，問南方怎麼不跟他們連麥，南方無暇應付，簡單說了幾句後，繼續在直播間賣力推廣產品。“三號的蛋白粉，兄弟們買起來！”

18日晚10點，持續了13個小時的庭審結束，工作人員開始勸離法院外的網友和主播。許敏和杜新枝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不約而同地表示，“希望重新回歸正常生活。”(文中王瓊、楊春、李瑩、張晶、西西、南方為化名)



花上萬元“內推”進大企業實習？都是套路！

【閱讀提示】

眼下正值“金九銀十”招聘旺季，不少聲稱可以“內推”簡歷進名企的招聘信息，在應屆生的朋友圈中“病毒式”擴散。事實上，這是求職中介利用招聘信息的不對稱，做起的付費“內推”的生意，是騙局。

“互聯網、電信、金融等企業校招社招‘內推’，直達團隊，一步到位”“國內‘大廠’，職位應有盡有，‘內推’簡歷100%跟進有回復”……時值“金九銀十”招聘季，一些求職中介打出如此“誘人”的廣告語，宣稱提供名企實習機會、內部員工輔導和企業留用機會。

內部推薦，又被稱為員工推薦，本是企業鼓勵現有員工向企業推介優秀人才的招聘辦法。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不少機構打着“內推”的旗號，實則主營付費“內推”，收費從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為畢業生求職埋下陷阱。

先制造焦慮，再提出收費

26歲的姜陽是沈陽一所高校的應屆碩士畢業生。為了找工作，他關注了不少招聘類微信公眾號，並經常看到這些公眾號發布“關注並轉發至朋友圈，可以獲得大企業員工內部推薦實習資格”的信息。

今年3月，姜陽關注並轉發信

息至5個好友群後，某微信公眾號後臺工作人員樊老師聯繫姜陽，承諾將其簡歷轉發給與他匹配的大企業。一周後，樊老師告訴他，因不是名校生、實習經驗較少、簡歷不夠美觀，他的簡歷被多家企業拒收。

一個月後，樊老師再度聯繫姜陽，稱一家諮詢企業放出兩個遠程助理實習名額，實習3個月，有實習證明，祇需給內部員工兩萬元“好處費”。同時，樊老師還拿出了該企業員工“陳磊”的工牌及人事檔案。記者注意到，姜陽收到的“內推”信息，在應屆畢業生尤其是非重點學校畢業生的朋友圈中“病毒式”擴散。記者搜索了20多個聲稱可以“內推”的微信公眾號，發現這些機構常推送內含各大企業招聘信息及中介機構郵箱的文章，宣稱免費提供完善簡歷、職業諮詢及面試技巧的服務。

“這些中介的慣用套路為先免費拉群引流，再引導付費‘收割’。”遼寧百聯人才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郝紅賓向記者透露，待學生“上鉤”後，中介往往誇大求職難度、制造焦慮，并提出解決方案，“包括提供就業指導課程、開展培訓和‘內推’、直推一步到位，收費從千元到數萬元不等。”

記者了解到，“內推”中介的操

作套路主要分兩種：一種是“空手套白狼”，收集簡歷，兜售培訓課程，廣撒網式地將簡歷投遞至企業招聘郵箱，推薦成功收服務費，不成功的話則賺取課程提成；另一種是“買通內應”，被買通的企業內部員工提供招聘信息或實習證明。

根源在於招聘信息不對稱

那麼，付費“內推”究竟是捷徑還是陷阱？

交了2萬元後，姜陽便開始“實習”。每周，他會收到以這家公司名稱拼音首字母命名的郵箱發來的“實習任務”。兩個多月後，因實習證明中的專業信息有誤，姜陽聯繫該公司人事部門進行更正，得知該公司並未收到過他的簡歷，也沒有叫陳磊的員工。試圖聯繫樊老師時，姜陽發現，他的微信已被樊老師“拉黑”了。

付費“內推”明明是陷阱，為何能大行其道？記者採訪了一些金融、互聯網和諮詢企業的員工，他們紛紛表示，不少企業的實習和招聘越來越傾向於“內推”渠道。對企業而言，“內推”更高效、省時省力省成本，也有人際關係作擔保。這也讓一些中介看到了商機、做起了買賣。

“付費實習滋生的根源，在於

招聘信息不對稱。”在沈陽一家大型民企擔任人事經理的張軍認為，當企業習慣於“內推”招人後，求職者較難獲得招聘信息，因此願意花重金去買“神秘”的“內推”機會。“不少實習招聘是業務部門自行招聘，一般不簽訂實習協議、不發報酬，加上弄一個蓋紅章的實習證明很容易，這樣一來，內部操作空間很大。‘付費實習’的灰色產業鏈由此形成。”

“事實上，招聘工作涉及多部門、多層級人員，要想買通招聘全流程的經辦人員，不太現實。出售‘內推’崗位的行為觸及企業紅線，一經發現，員工或將丟掉‘飯碗’。因此，中介機構所謂的‘內部有人’，多是套路。”張軍說，即便存在利益輸送，也是與員工個人私下“見不得光”的接觸，難以確保求職者能正式留用。

付費“內推”行為涉嫌欺詐

被騙後，姜陽沒有聲張，一方面他覺得不光彩，擔心影響接下來的求職；另一方面，他和這家諮詢企業簽訂了一份電子版“內推合同”，約定學生對推薦渠道和實習內容保密，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有償推薦，否則罰款50萬元。

“付費‘內推’行為涉嫌欺詐，

這種條款僅有恐嚇作用，不具備法律效力。”上海段和段（沈陽）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宇平認為，求職者被騙後不願主動維權，加上“內推”交易系機構與企業內部員工私下進行，難以獲取違規證據，使得付費“內推”亂象頻頻出現。

“付費‘內推’陷阱的存在，反映出當前高校就業指導尚不到位，致使大學生被真假難辨的中介機構蠱惑。”郝紅賓建議，政府、學校、企業三方聯動，完善就業服務，提供就業指導，規範勞動力市場中介行為，降低畢業生的求職成本，提高畢業生求職素養和對不良中介的鑒別能力。同時，企業也應積極作為，主動曝光那些打着自己旗號行騙的中介機構，嚴肅處理收錢進行內部推薦的行為。

人社部在致2021屆畢業生的公開信中提到，畢業生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防範虛假招聘、亂收費、扣證件、培訓貸等求職陷阱。如遇上述情況，請立即向人社部門投訴舉報。

前不久，通過筆試和面試，姜陽順利進入一家軟件公司從事市場經理工作。一路走來，他發現，企業看“能力”勝過看“履歷”。“腳踏實地，找工作沒有想象中那麼難。”他說。(姜陽為化名)